詩傳 二

國風
邶
鄘
衛

共十

詩傳大全卷之三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安成劉氏曰武王作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會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豈始爲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復以封他國而其後又幷入於衛也

詩傳大全卷之二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安成劉氏曰武王作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明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豈始爲武庚三叔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復以封他國而其後又并入於衛也

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幷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音蟬相去聲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並隷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隷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隷山東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

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朱子曰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又曰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慶源輔氏曰先生初說亦疑其為聲之異今但以為不可曉者蓋此等既不繫之詩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為不得也○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華谷嚴氏曰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沬鄉皆正作于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大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其所以必係邶鄘故名者無乃欲寓興滅繼絶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為存陳亦此意也是以大師存邶鄘之名置於

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耳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華谷嚴氏曰關雎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機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關雎為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邶柏舟為首者莊姜處夫婦人倫之變者也次鄘柏舟者處母子之變者也○眉山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春秋數世矣而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之亡而有不能已也

汎芳劍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朱子曰耿耿猶儆儆不寐貌也○慶源輔氏曰蓋入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古人下字不苟如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問柏舟看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為興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安成劉氏曰有全章皆比者如螽斯之類固專屬比矣亦有比意之外繼陳其事如此章之類者今以集傳賦而比之體反觀之比而興之體例求之則此類恐亦可以為比而賦也言以柏為舟堅緻音稚密也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安成劉氏曰薄字訓附以說卦雷風相薄證之只讀作泊若以離騷九章芳不得薄之薄證之則音

為傳而亦訓為附也但汎然於水中而已華谷嚴氏曰二柏舟用意皆在下句鄁柏舟在於亦汎其流鄘柏舟在於在彼中河也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新安胡氏曰列女傳以為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此詩詞氣誠為卑弱而末云不能奮飛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不合則去是有可去之義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矣故曰不能奮飛況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二南與鄁鄘柏舟皆首婦人亦是一證○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也待洛反廬陵羅氏曰量也謀也計也料也忖也惟分寸丈尺引曰五度則也過也也音徒故反放此類推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慶源輔氏曰內既不得於其夫外又不得於其兄弟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卷勉反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慶源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則從容而不生也東萊呂氏曰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選簡

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慶源輔氏曰心之不可轉不可卷言其有常也威儀之不可選言其皆善也唯其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於外者皆善而不可揀也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覯古豆反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摽符小反

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其所憂之事以至於拊心而

有摽則其憂極矣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華谷嚴氏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憒〔古對反心亂也〕眊〔音冒目不明也〕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朱子曰讀詩須當諷味看他詩人之意在甚處如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子之不得於父弟之不得於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大義不可不理會得○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未有和平意思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些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于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

憂危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慶源輔氏曰首章以柏舟為比比其可用乘載也末章以日月為比比其當明而闇當尊而卑也所謂詞氣卑順柔弱全篇固然末後兩章尤可見○竹房張氏曰莊姜處夫婦之變正静自守而不忍斥言其夫共姜處母子之變以死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故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移也故莊姜處之難所以冠鄘衛居變風之首也○豐城朱氏曰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於兄弟而無絶兄弟之情不見愛於衆妾而無怒衆妾之心而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而威儀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而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又日莊姜之憂已之不得於其夫也已之不得於其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

道於此乎始亂嫡妾之分於此乎始亂
事始於閨門而毒流於一國怨生於衽
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人
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
已於言乎夫子録之且列於變風之
首固将以垂戒於天下後世也歟

緑兮衣兮緑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緑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安成劉氏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緑紅碧紫纁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緑爲東方之間色間色賤而以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曹氏曰莊公揚武公子左傳謂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此所謂妾或州吁之母歟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緑衣

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孔氏曰間色為衣而見正色反為裏而隱猶妾蒙寵而顯夫人反見踈而微也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南軒張氏曰言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為一身之私哉○疊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憂為君之子憂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為裳而處下猶妾蒙寵而尊夫人反見踈而卑前以表裏喻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亡之為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叶于其反)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慶源輔氏曰彼之所為自違悖而我之所為則欲其無過而己此其所以為賢也)

○絺兮綌兮淒(七西反)其以風(叶為愔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己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朱子曰古人所爲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若合符節政謂是爾○慶源輔氏曰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旣又因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左氏傳隱公三年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

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華谷嚴氏曰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詞氣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黃氏曰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王之風澤深厚夫以婦人女子而所知如此詞氣坦夷固與氣息茀然者不可同年語矣蓋不得已而後言仁厚積中而然也○定宇陳氏曰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人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

燕燕于飛差初宜反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叶上與反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鳦音壹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孔氏曰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燕燕尾涎涎是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

戴嬀也歸大歸也盧陵羅氏曰大歸者不反之詞公羊傳註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毛氏曰歸宗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臨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一下故感以起興○眉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華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

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尼心反)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慶源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已別而久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也)

○仲氏任(而今反)只(音紙)其心塞淵(叶一均反)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㥯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孔氏曰言仲氏有德行其心誠實而深遠又終能溫和恭順善自謹愼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以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慶源輔氏曰以㥯愛相信嫡妾相與之情於是爲至塞實不虛妄也淵深不淺露也二者其本也溫和惠順又終竟如此而無作輟焉則是得情性之常也淑又婦人之美德而愼則持身之

謹也有是衆德而又謹於持身其賢爲可知矣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眞可謂溫且惠矣或謂戴嬀不以莊公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朱子曰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理義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語讀書至先王肇修人紀至玆惟艱哉深誦歎之又曰譬如畫工傳神一般眞是寫得他精神出

燕燕四章章六句天台潘氏曰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有不能已者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愼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勉莊姜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如此無非情性之正也○新安胡氏曰國風雖變

猶有如是之婦人此所謂先王之澤未泯而康叔之餘烈猶在也○豐城朱氏曰余讀是詩未嘗不歎莊公之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爲之主俾戴嬀以爲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完以爲之嫡以命石碏以爲之輔則國本定矣若州吁者可教則姑教之不可教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尊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可乎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

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

慶源輔氏曰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莊公不以古道處已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

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安成劉氏曰每章章末二句皆有望之之意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違皆夫人言其夫待己之意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

情也安成劉氏曰日居月諸呼日月而訴之也父兮母兮呼父母而訴之也猶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聘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我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為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新安胡氏曰此篇分明作於莊公之時胡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

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盖詳終風之詞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朱子曰恐或如是○豐城朱先氏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也曰婦人以夫其所天也以夫則狂惑妾其所使也以妾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以子則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雖遭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為處變者之法矣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燥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

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

盖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言雖

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

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

言而心獨傷之耳盖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

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荅也

○終風且霾亡皆反叶音貍惠然肯來叶如字又陵之反莫往

莫來悠悠我思叶新才新齋二反

比也霾雨去聲土蒙霿音茂又音夢也爾雅孫炎曰大風揚塵土

從上而下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

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毛氏曰時有順心也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蘇氏曰古有又通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音仇病寒鼻窒也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慶源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叶胡隈反

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東萊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靁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安成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止一句為比而莊公猶有顧笑惠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則愈深而未已皆是以兩句為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方可備見姜氏初作柏舟綠衣唯自憂歎而止於和平未嘗指譏公之

為人也至於終風則言其狂惑蔽固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極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叶脯芒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叶戶郎反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華谷嚴氏曰漕鄘地也在河南○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兵端也鏑音滴矢鋒也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三山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

死亡未可知也○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反叶敕衆反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鄭氏曰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新安胡氏曰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叶滿補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叶後五反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叶苦劣反)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叶魯吼反)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音吁下同)嗟闊(叶苦劣反)兮不我活(叶戶劣反)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叶師人反)兮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釋文曰即古伸字○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月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豐城朱氏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凱風自南叶尼心反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

劬勞叶音僚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孔氏曰李巡云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色白為白棘實酸為樲棘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

華谷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南來吹彼稚弱之棘心至於夭夭然少好則風之為力多矣比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當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

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毋與子應故屬興二章相似而不同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後五反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與也浚衛邑〇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孔氏曰寒泉有益於浚浚民得以逸樂以與七子無益於母乃寒泉之不如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詞孔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長養七子劬勞也此謂母今日勞苦思嫁與上不同也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

此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新安胡氏曰黃鳥即黃鸎其音清和流轉○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孔氏曰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慶源輔氏曰三章以無情興有情四章以無知興有知

凱風四章章四句南豐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悅之有子而莫慰母心○止齋陳氏曰瞽瞍日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心誠曰吾罪

焉而已矣此詩每曰有子七人蓋曰吾屬在此無益也抑以見一門昆弟皆舜耕歷山氣象○疊山謝氏曰不怨母而責己孝之至也○慶源輔氏曰母之不善在他人見之則可自其子觀之則只見其聖善而七子之中自無令人而已不然則不足以感悟其母以成其善志也其曰聖善過為歸美之詞耳此唯子可以施之於母臣而事君如此則未安也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雖程子亦以此言為得文王之心而先生常云看得文王之心不解如此蓋聖人之處患難其樂天知命尊君親上之意固自不能無豈有紂如是無道而乃強以為聖明者哉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鷄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

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去聲)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慶源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也)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 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慶源輔氏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齎反) 道之云遠曷云能

來叶陵之反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鄭氏日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鄂不韡韡之不同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止齋陳氏曰忮心生於忿怒求心生

於貪慕故人之恥貪賤患難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已**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東萊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新安胡氏曰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雄雉四章章四句上蔡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已之詩也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不過日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日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

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豐城朱氏曰雄雉四章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之內以愛爲主則雖思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也至忮求者皆取禍之道也必能不忮害不貪求乃可以自免於患矣噫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爲先王之遺澤也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比也匏瓠音護也埤雅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華谷嚴氏曰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

渡水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爾雅

邢昺疏云此衣謂褌也言水深至於褌以上者而涉渡之名厲褰音騫衣而涉

曰揭爾雅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下為厲繇膝以下為揭○此刺淫亂

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

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

義而行也毛氏曰遭事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無禮義

哉○華陽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若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

居美反叶居有反雉鳴求其牡

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竹房張氏曰說

文曰軌車轍也從車九軌車軾前也從車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軌聲則雖叶矣○廬陵羅氏曰周禮輈人疏轍廣謂之軌轂末亦為軌韻會曰車軸謂轊頭也轊即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淡三尺三寸

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

竹房張氏曰走曰牝牡此爾雅釋獸之正例諸家以牝雞雄狐為證言飛走通也殊不識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如此歌之則得詩人之意知集傳之旨矣

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

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雝雝鳴鴈（叶魚旰反）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孔氏曰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毛氏曰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昕音欣）昏禮（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以名焉日入二刻半爲昏）納采用鴈（孔氏曰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鄭氏曰用鴈者取其順陰陽往來○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本草註曰鴈爲陽鳥蓋得中和之氣熱即北寒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爲贄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朱子曰凡贄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安成劉氏曰集傳但言納采用鴈者唯舉六禮之始耳）親迎（去聲）以

昏而納采請期以旦鄭氏曰自納采至請期皆用昕親迎用昏○孔氏曰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氏云取陰陽往來之義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去聲淫亂之人也新安胡氏曰味士如歸妻之辭可見是刺淫者若責之曰士如欲歸妻自有婚姻之禮何得如此淫亂也若刺宣公不當以士言○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婚姻之常理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

○招招照遙反舟子叶漿里反人涉卬五郎反否叶補美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

比也招招號音毫召之貌孔氏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

予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此詩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者有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為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詒之以婚姻常禮四章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諷刺皆以濟涉之事為比豈所指淫人居律水之傍歟抑詩人以一時所見而取譬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五反采葑字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止反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毛氏曰陰陽和而谷風至葑蔓音萬菁音精也菲似葍音福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華谷嚴氏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菲葍類爾雅謂蒠菜河內謂蓿菜三月中蒸為茹滑美可作羹根如指正白可啖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

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華谷嚴氏曰黽勉猶勉强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强爲之皆謂之黽勉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顔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慶源輔氏曰上四句以陰陽之和比夫婦之和下四句以葑菲根比婦人之色○程子曰夫婦之道貴於有終德音美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

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音泚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待禮反

賦而比也遲遲徐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東萊呂氏曰韓詩云白石為門畿盖門閫也韻會梱即閫字門橛也即門限兩旁夾木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本草曰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葅及羹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

見恤永嘉陳氏曰物莫苦於荼婦人見棄其情甚苦則荼反甘於薺矣蓋婦

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

至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反其夫之薄情下四句則比已之

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賦體與比體相繼成章後凡言賦而比者文意亦放此云

○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

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遑恤我

後胡口反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

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

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東萊呂氏曰詩

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盖涇濁
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原州
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永興軍高陵今西
安府高陵縣渭州渭源縣今平涼府渭源縣
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陝西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
潔以與逝之也梁堰音宴石障水而空音控其中
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
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
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
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
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
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

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絶意之辭也慶源輔氏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絶意焉者知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叶蒲卜反救叶居尤反之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安成劉氏

日泳與游今俗所謂迷與泅也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孔氏曰匍匐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蹶似之故取名○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孔氏曰隨水深淺期於必渡猶隨事難易期於必成不問貧富吾皆盡力求之○安成劉氏曰深淺以與有亡方舟泳游以與勉求也又周賙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隣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賙隣為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怨

○不我能慉許六反又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

用不售市救反叶市周反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慉養阻却鞫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程子曰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廣韻註曰售謂物出手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爭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

窮之際亦通三山李氏曰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慶源輔氏曰或問昔育恐育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實不若前說為順先生曰此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我有旨蓄勑六反亦以御魚呂反下同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羊至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容齋項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肄勞塈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

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杪則築堅圃地為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以禦冬也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南豐曾氏曰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禦窮而已其薄惡可知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慶源輔氏曰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

谷風六章章八句朱子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費盡氣力去做後

尚傚得不好○慶源輔氏曰觀此一詩比物連類因事典詞條理秩然有序勤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謂賢婦人矣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豐城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叙有治家之勤有睦隣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爲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與怨者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鄭氏曰微乎微者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微猶非也安成劉氏曰此章二微字義不同中露

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音阜也○舊説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孔氏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者自言已勞以勸君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説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朱子曰亦

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旄丘之葛叶居謁反兮何誕叶徒旱反之節兮叔兮伯叶音逼兮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疊山謝氏曰叔伯字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東萊呂氏曰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猶未

見救爾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慶源輔氏曰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望之雖切而其辭益緩真可見其溫柔寛厚之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舉里反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音會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

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叶奬里反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褎如充耳責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自諷而責是皆性情之正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怨也四章褎如充耳不能

不怨也○眉山蘇氏曰諸侯雖異國而相爲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衛共之○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脣亡齒寒矣其後衛爲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爲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爲最切○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安成劉氏曰干盾也戚斧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

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鄭氏曰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踵樂官爲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若自譽而實自嘲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爲簡易次章又自以爲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爲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爲此而不以爲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嘲者深得其旨也

○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

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

又自謷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安成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若上章之自謷而實自嘲也

○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亭歷反叶直角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叶陟略反公言錫爵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釋文曰以竹爲籥長二尺執之以舞郭璞云似笛而小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孔氏曰渥者浸潤之名信南山曰既優既渥是也言漬之久厚而有光澤故以爲顏色之潤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一人拜受爵○廬陵李氏曰詩錫爵謂此獻工之

禮也以頑人而得此則亦辱矣程子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乃反以其賚予音與之親洽為榮而誇羡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前已言其輕世肆志之心又言其玩世不恭之意何也曰意唯輕之是以玩之志惟肆焉故不恭也知其世之不可與有為故輕玩之心生焉於其所不足為而姑為之於其所不足誇而反誇之是皆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安成劉氏曰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皆與此章起興之例同故朱子嘗曰知此則知興體矣榛似栗而小下濕

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離騷經曰恐美人之遲暮集註云言美好之婦人蓋託辭而寄意於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竹房張氏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隰有之以興為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歎之而思之之深也此蓋伶官碩人之辭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問張子之說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朱子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不得志耳○慶源輔氏曰朔之為所以自譽者皆所以自嘲其恢諧類俳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三山李氏曰伶官者賤役耳今以賢人為之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

全身遠害屈於賤役也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齎反)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

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音恭)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去聲)州林慮(音閭)縣(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孔氏曰邶鄘衛三國境地相連故邶云亦流于淇鄘云送我乎淇之上矣衛云瞻彼淇奧之類皆言淇也)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於衛則亦

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慶源輔氏曰讀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是興體中說得好者極好玩味凡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待禮反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奬禮反

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孔氏曰所

以祖祭者重已方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軷祭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皆先軷而飲餞乃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禰亦地
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
謂諸姬也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娣二人為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娣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為夫人作而以諸姬為姪娣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輩行者乎○言始嫁來時則固
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
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
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
夫寧於兄弟

○出宿于干(叶居焉反)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叶下介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此字本與邁害叶今讀誤)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釋文曰舝車軸頭金○華谷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載舝謂塗畢乃設舝於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

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叶宅消反 思須與漕 叶祖侯反 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鄭氏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須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問恐此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于國以寫其憂否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慶源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於正雖賢士且難之況婦人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新安胡氏曰一章託泉水起興而謀於諸姬也二章述初嫁時宿餞衛郊既遠父母今父母終而欲歸故以問諸姑伯姊何如耳三章又欲效初嫁時宿餞于所嫁國之下言脂舝歸衛第未知有害於義理乎此正謀諸姬之語也四章既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須漕以重衛國悠悠之景慕欲往遊以寫憂而已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意終篇唯欲

出遊以驅吾愁思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載馳之詩其歸尤急末章無有愧止之辭蓋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宛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豐城朱氏曰禮緣人情而為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為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為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殁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為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揜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出自北門(叶眉貧反)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叶居銀反)已焉哉(叶將其反下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孔氏曰窶謂無財可以爲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然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三山李氏曰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問只作賦說如何朱子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因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孔氏曰言出自北門背明向陰而行猶居亂世向暗君而仕也○張子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孔氏曰我之困苦天實爲之使我遭此君知復奈何哉君臣道不合則去今無

去心忠之至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慶源輔氏曰終者已焉之辭蓋自以為無復有望也故歎之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蓋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天也是亦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叶竹棘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

謫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孔氏曰言非直已貪窶君政又皆埤已我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外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又自決歸之於天○華陽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叶都回反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叶夷回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鄭氏曰摧者刺譏之言○慶源輔氏曰摧謂摧折沮抑之又甚於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疊山謝氏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千歳治安根本蓋在此也北門之忠臣至於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室人不能忍飢寒而交徧讁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

天亦無一毫怨夫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慶源輔氏曰楊氏之說其論君臣之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處其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為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下同我攜手同行叶户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同既亟只音紙下同且子餘反下同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釋文曰爾雅作徐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

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慶源輔氏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疊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寒不止於雱矣喻禍害愈急也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鵶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問狐與烏不知此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歸三章曰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慶源輔氏曰國家將亡觀其氣象愁慘如北風雨雪之寒涼目所見者無非赤狐烏鵶不祥之物亦非有先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其賢可知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詩中有同車之語疑此爲仕於衛者所作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三章三言之豈果於忘君哉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躕(直誅反)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音擲觸行不進貌)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問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暱又何取乎閒雅朱子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

○靜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叶古寬反)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廬陵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鍼與針同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自牧歸荑徒兮徒計二反洵美且異夷曳二音匪女音汝之爲美美人之貽與異同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東陽許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

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此禮反河水瀰瀰莫邇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淺反叶想止反

賦也泚鮮明也新安胡氏曰臺在河上曰泚曰洒皆從水義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

要(音腰)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疊山謝氏曰籧篨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旣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新臺有洒(七罪反叶先典反)河水浼浼(每罪反叶美辨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絶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東萊呂氏曰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籧篨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南豐曾氏曰籧篨戚施皆惡疾之人不能為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之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

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爲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爲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西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繇如此可不戒哉○安成劉氏曰宣姜事首末見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及閔公二年

二子乘舟汎汎(芳劒反)其景(叶舉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反)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葛洪始加彡爲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

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眉山蘇氏曰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影故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此字本與害叶今讀誤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慶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同泉水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而已故先生謂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之辭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為君諱也○定宇陳氏曰二子之死明矣猶為疑辭而不盡言以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志而終於死亡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又曰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為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

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
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
之所以為法於天下也○慶源輔氏曰
二子所處此亦不得為是而夫子取此詩
者所以著宣公志行之惡而其禍至於
如是之酷以為萬世戒爾故先生嘗謂
太史公久此意然其言有抑揚可以感
發人故取之非便以二子所處為是也
○豐城朱氏曰宣公納子之妻以為妻
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殺二子則
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
君臣之道以之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
春秋以來三綱廢九法斁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其卒胥為夷也宜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十
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
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
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

之恩絶施丘則無恤隣之義簡兮則
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
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
歟於呼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
之方中而
后知也

詩傳大全卷之二

詩傳大全卷之三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叶牛何反)之死矢靡他(湯河反)母也天(叶鐵因反)只(音紙下同)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囟(音信廣韻註曰頭會腦蓋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孔氏曰夾囟故兩髦也士旣殯而脫髦諸侯小斂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共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諡

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容齋項氏曰内則註云髦象幼時鬌鬌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又曰髦者以髮作僞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横係額上是也鬌音朶我共姜自我也釋文曰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爲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慶源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

可易也之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毋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毋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孔叢子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或問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程子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西山真氏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

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可為後世深戒○定宇陳氏曰衛之淫風流行而有共姜特立之節真可謂遏人欲之横流矣讀此詩者豈不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乎

牆有茨不可埽叶蘇后反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叶徒厚反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本草曰一名即蔾註云子有刺狀如菱而小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藜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東萊呂氏曰前漢梁王共傳應劭註云中冓材搆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搆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

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孔氏曰左傳閔公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惠公朔之母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

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東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盖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慶源輔氏曰楊氏之説盖不獨爲此篇蓋凡聖人所錄淫

亂之詩其意皆如此即先生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也○豐城朱氏曰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斷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以其身處於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居河反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

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篇上聲一如字髮為之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服之以從祭祀紒音髻笄衡笄也孔氏曰衡笄以玉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音黕懸瑱廬陵羅氏曰紞織如縧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為之以纊縳之而屬於紞縣之當耳縳音篆同卷也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孔氏曰必飾之以六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寛廣又有以宜其象服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而服盛服

也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叶去聲也鬒真忍反髮如雲不屑先結反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勑帝反也揚且子餘反之晳星曆反叶征例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孔氏曰翟雉名彩畫為飾不用真羽○華谷嚴氏曰鄭氏云江淮而西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褕褕翟則畫褕雉衛侯爵夫人服褕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音被髢

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音剔)髮也(華谷嚴氏曰揥所以摘髮若今之篦兒也)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辭晳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慶源輔氏曰其者指宣姜而言)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言服之美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言質之美也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王之瑱也象之揥也言飾之美也揚且之晳也言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然是豈可以徒居哉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叶諸延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薄慢反叶汾乾反)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顔[叶魚堅反]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叶于權反]也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音現]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毛氏曰展衣以丹縠爲衣○鄭氏曰展衣宜白禮記作襢][音戰]蒙覆[音阜]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孔氏曰葛之精者曰絺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歛飭[音勑]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朱子曰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孔氏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爲清揚者眉上之美名因謂眉]

上眉下皆曰揚目上目下皆曰清故野有蔓草傳云清揚眉目之間猗嗟傳云目下為清

顔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慶源輔氏曰凡人之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氣愈暴則辭

愈厲此則志不飾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如此詩之辭益婉而意益深則心不至於失其正矣東萊先生責之問之惜之三字說盡詩意極好玩味○華谷嚴氏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語而譏刺之意盡見○安成劉氏曰三章皆極言宣姜服飾容貌之盛如此玩其辭想其人有德以稱之固足以尊其瞻視享其安榮苟無其德不幾於誨淫者乎惟詩人寛厚意在言外故其立言如此蓋與猶嗟之詩同意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要於遥反我乎上宮叶居王反送我乎

淇之上叶辰羊反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兎絲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名女蘿女蘿名兎絲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經直言唐而毛傳言唐蒙也○本草曰生田野蔓延草木之上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孔氏曰酒誥註妹邦紂所都朝歌即沬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爰采麥叶訖力反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

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白虎通曰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弋春秋或作姒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長樂劉氏曰采唐麥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也○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去聲猶同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慶源輔氏曰誣上只是欺謾其上之人大抵行私者皆有此心桑中之詩雖肆言無忌憚誣上行私之心自在此皆緣民情流蕩無所限節之故民情所以如此則又因政散之故上之人苟有政事則何至於此○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桑間即此桑中詩而証以樂記之語然則鄭氏謂師涓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叶虛王反

興也鶉鵪音諳屬本草曰鶉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一物四名也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孔氏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曾鶉鵲之不如而我反以為兄也哉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逋珉反人之無良我以為

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孔氏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公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慶源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為小君也彼謂彼狡童碩鼠為稱其君者何哉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

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廬陵彭氏曰陳氏云本必壞然後蠹生焉國必亂然後寇生焉聖人存此詩以為狄入衛張本使後世知所戒也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鑒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受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而請更受他書是不知聖人垂

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顒音均

定丁佞反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晉天文志曰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為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戊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建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楚宮楚丘之宮也鄭志楚丘在濟河間揆度也樹

八尺之臬音闑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懸置槷以懸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註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槷臬同○安成劉氏曰彭魯叔云槷繩柱也懸則垂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逢晝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於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慶源輔氏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不敢苟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

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本草註日榛樹高丈許子如小栗栗樹高二三丈花青黃色實有房彙大者中子三五小者子唯一二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華谷嚴氏日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爲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爲青桐○本草註日桐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斲琴葉三枝開白花不結子一種荏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令人收其子炒作果一種岡桐無花不可作琴體重梓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本草註日梓似桐而葉小花紫亦有三種漆木有液黏念平聲黑可飾器物本草註日漆樹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以斧斫其皮開以竹筒承之汁滴則成漆也四木皆琴瑟之材也華谷嚴氏日椅桐可爲琴瑟榛栗可備籩實梓漆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爰於也○衛爲狄所

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華陽范氏曰此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埤雅云言其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言其得天時地利之宜下三句言其有久遠預備之計所謂悅之美之者皆追述其事如此也

○升彼虛起居反叶起呂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居良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孔氏曰故墟高可望猶信公二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虛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傳寅羣書百攷曰當是博

州邑堂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音璟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安成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衛地跨冀兗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蔡氏曰兗地宜桑如桑間濮上可驗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鄭氏曰望楚丘與旁邑審其高下所依倚○東萊呂氏曰升望以領略其大勢景安成劉氏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考日景故謂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山之方向也上章揆之以日復定其宮室之方向也觀眉山蘇氏曰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居民○東萊呂氏曰降觀以細察其土宜卜三山李氏曰建國必相土地之

宜土地既善然後稽之卜筮文公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故其後日卜云其吉○三山林氏曰将遷國必考之卜如緜詩曰爰契我龜楚丘之遷亦曰卜云其吉是也而言

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臨川王氏曰言令信善如卜所言也

○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日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慶源輔氏曰既正其方面也又覽其形勢也又察其土宜也人事盡矣然後卜之則始之吉而終之臧宜矣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鋭反于桑田叶徒因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騋音來牝三千叶倉新反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

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音棘往而勞去聲勸之臨川王氏曰上章既言城市宮室於是言其政事蓋人君先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朱子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疊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事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辨哉

○眉山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慶源輔氏曰此章乃要其後日之終而言觀其始之經營其國者如此其備繼之勤勞於民者如此其勤則其終之善與富亦宜矣○盧陵曹氏曰人君之一心萬事之本也文公之能勤於農桑者此心也所以致牝馬之多者亦此心也一心之誠實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音螢澤而敗死焉宋桓公

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則敘其勤勞以致殷富○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

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城之先鄭然詩言終焉允臧騋牝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還時事耳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叶待里反

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孔氏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暗者為雌曰蜺○須溪劉氏曰何獨非陰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之氣著見於野詩之托物如此在東者莫音暮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安成劉氏曰虹

之爲質不映日不成盖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噀日亦成青紅之暈○

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東萊呂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盖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盖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

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音運九曰隮註以爲虹

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春官註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煇謂日旁之光氣一日祲陰陽氣相侵赤雲爲陽黑雲爲陰二日象如赤烏三日鑴日旁雲氣刺日四日監赤雲在日旁如冠珥五日闇日月食六日瞢日月無光七日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日叙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日隮虹也十日想雜氣有似可形像○孔氏曰隮虹隮也由升氣所爲崇終也故螮虹隮日東則見西日西則見東終旦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南軒張氏曰蝃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爲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慶源輔氏曰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比淫奔之惡害

人道之正盖理所不容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叶斯人反也不知命叶彌幷反也

賦也乃如之人指滛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滛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也臨川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慶源輔氏曰男女之欲人所不能無也要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害於天理之正道即是理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則能循乎天理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有皮叶蒲何反人而無儀叶于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叶吾何反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每章章末甚疾之之辭首章章言威儀次章言容止末章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以皮與儀以齒與止以體與禮亦有輕重也又曰蝃蝀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見國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作故其辭意比他詩特為嚴厲然亦未嘗不止於禮義也○華谷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東萊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

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子子(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叶音高)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程子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董氏曰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驂)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程子曰旄旗旌皆通言耳謂卿大夫建旗而來觀浚之都禮下賢者)彼

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朱子曰此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盖指賢者而言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

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音由斿下屬音燭縿音杉旗之體也○孔氏曰旟亦有旌旄三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縿言旟則有旌旄矣皆畫鳥隼也周禮司常曰鳥隼為旟考工記曰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盖畫朱鳥及隼於斿縿之上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姑沃反之

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孔氏曰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則干之上有旄有羽又爾雅註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韻耳亦極言其車馬之盛見其位高勢重而能降屈於賢者如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

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安成劉氏曰衛俗淫亂無禮不好善道以致亡國君臣上下蓋嘗溺於三者之中而不知矣逮其滅亡之餘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蝃蝀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干旄之詩非文公之更化何以臻此

載馳載驅叶祛尤反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祖侯反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吊失國曰唁孔氏曰昭公二十五年穀梁傳云吊失國曰唁唁若對吊死曰吊則吊生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朱子曰此詩之作在定之方中之前則未知其為戴公時歟文公時歟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慶源輔氏曰據此詩所言則是夫人既歸而許之大夫乃追之于路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夫許大夫何不告而止之於欲行之時乎想夫人傷宗國之亡既請於穆公而公許之故遂行焉既而

大夫及國人皆以為不可遂請於穆公追而止之耳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以為憂則夫人之行亦固知其於義有不可者矣特以惻怛之情有不能自止者故為是倉卒之行焉要知其初必竟是犯不義但能聞義而自克為可取耳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

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臨川王氏曰宗廟顛覆變之大者人情之至痛也夫人致其思如此然後盡於人心夫人致其思大夫致其義非先王之澤孰能使人如此○慶源輔氏曰使許穆夫人知人以已為不善而竟為之則是從欲者也知人以已為不善雖不復為而情終不能自已則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叶謨郎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户郎反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溝洫志曰引洛水至商顔下岸善崩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

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眞以爲穉且狂哉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叶訖力反）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叶新齎反）不如我所之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

魏莊子之因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華谷嚴氏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為詞耳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慶源輔氏曰蓋欲其察我之情而憐我之志耳○豐城朱氏曰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於不敢往止乎禮義也宗國顚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恝也然而義有重於亡者獨且奈之

何哉宜其思之至切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見閔公二年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華谷嚴氏曰首章婉而未露也次章欲言而未言也

三章始慨然責之四章乃言其情欲控于大邦而求其能救衛者此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朱子曰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曰聖人録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慶源輔氏曰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有賢德如是何所觀法哉亦自強於為善耳以是知人能自強於善則惡人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於六反綠竹猗猗於宜反叶於河反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七何反如琢如磨瑟兮僩遐版反兮赫兮
咺況晚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反叶況遠反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音煨也爾雅曰厓內為奧外為隈○長樂劉氏曰
水涯灣曲之地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
園之竹是也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又寇恂
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揵音健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
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孔氏
曰武公和僖侯子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
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

言其德之脩飾有進而無已也雙峯饒氏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磨皆治物使其滑澤也切而復磋琢而復磨言治之有叙而益致其精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安成劉氏曰此釋章內上五句○慶源輔氏曰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武公道學自脩之進益遂言其威儀之盛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終而言之矣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朱子曰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又曰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

猶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既脩而猶慮
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
既琢之而復磨之○問道學自脩此詩人美
武公之本旨耶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
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
○問大學傳引此詩而以道學自脩釋之與
論語子貢所引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
取義姑以發已之志或踈或密或同或異盖
不能同也○北溪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
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道
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
私使無瑕纇磨是磨礲至那十分純粹處所
以如琢而又磨**瑟兮僴兮者恂**音峻**慄也赫兮咺兮者**
威儀也朱子曰瑟嚴密貌僴武毅貌赫咺宣著盛大之貌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
儀可象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朱子

日盛德至善蓋人心之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慶源輔氏曰觀大學傳曾子所以解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說字義明白而旨意詳備愈讀愈有意味此方可謂之善說詩蓋後之說詩者詳於訓詁則或略於旨意泥於旨意則或遺於訓詁惟曾子則於字義旨意兩皆極其至也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古外反)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音殿)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去聲)也弁皮

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孔氏曰弁師註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結玉為飾謂之綦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綦飾七也

○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安成劉氏曰此釋上五句而見其德之稱也安成劉氏曰此釋下四句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叶則歷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簀棧潺上聲也禮記檀弓註曰簀謂床第即床棧也竹之密比去聲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孔氏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

問自脩如器未成之初故須切磋琢磨此論道德之成如已成之器故言圭璧金錫

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輢音倚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藍田呂氏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程子曰言其樂易而以禮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為虐也○慶源輔氏曰寬廣而自如則無勉強之意和易而中節則有從容自得之意非盛德者不能如此也○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安成劉氏曰此釋上五句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安成劉氏曰此釋下四句

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安成劉氏曰綠竹自始生猗猗以至盛多如簀則成其生矣武公由學問自脩如金錫之出於鍛鍊如圭璧之成於琢磨則成其德矣與之取義蓋如此若其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猶可觀也戲謔而不為虐和易而必有節也所以能然者由其德之全備也○定宇陳氏曰充耳會弁則以德之稱其服言重較則以德之稱其車言也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止齋陳氏曰古人張不廢弛弛屛不廢逞肅肅

不廢雝雝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從也○安成劉氏曰前章瑟僩赫咺張之時也此章寬綽戲謔弛之時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懿當讀作抑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

美武公而今從之也問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
章言如切如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精
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
而形諸外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
鍊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
皆有瑟僩赫咺之辭第三章但言寬綽
戲謔而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中
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
功甚不苟年九十五猶命羣臣使進規
諫畢竟他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豐城朱氏曰首章以竹之象美盛與其德
之進脩卒章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
就合二章而觀之所以能有是鍛鍊之
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
其生質之溫潤者由其表裏之相符也
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
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
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為德
之成也如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

無愧矣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寬(叶區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音洛)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華谷嚴氏曰碩人之寛易所謂肥遯者也○永嘉陳氏曰碩人在澗考槃樂歌天子不得

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雖寤寐永誓不忘此樂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賦也曲陵曰阿薖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慶源輔氏曰退而窮處偏反甚矣而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姑沃反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眉山蘇氏曰盤桓不

行從容自廣之謂也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慶源輔氏曰孔叢子所說深得詩意○豐城朱氏曰賢者隱處於澗谷之間而自誓不忘其樂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獨寐寤言獨寐寤歌獨寐寤宿見其無往而不獨樂也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息夷反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孔氏曰猗嗟云頎而長兮錦文衣也褧禪單也也錦衣而加褧焉為其文之

大著也朱子曰褧儀禮作景禮記作絅古註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褧與檾同是用檾麻織布為之不知是否○華谷嚴氏曰褧以縠為之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眉山蘇氏曰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孔氏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東萊呂氏曰白虎通云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為公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安成劉氏曰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婭其尊皆同也○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

人爲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孔氏曰其父母兄弟皆正大如此君何爲不答之乎○華谷嚴氏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爲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徒兮反）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蠐（音齊）齒如瓠（戶故反）犀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叶匹見反）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

長者本草註曰郭璞云腐木根下有之瘦而白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鄭氏曰螓蜻蜻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頷車也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鄭氏曰言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也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驕起橋反叶音高朱幩符云反鑣鑣表驕反叶音褒翟茀音弗以朝直遙反叶直豪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

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廬陵羅氏曰鑣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謂之钀魚列反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孔氏曰言以朱飾鑣而鑣鑣然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孔氏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設幨謂之茀因以翟羽爲飾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鄭氏曰朝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鄭氏曰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孔氏曰君出視朝畢乃適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大夫退然後罷○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

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叶戶劣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叶許月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叶方月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說文曰濊礙流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

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孔氏曰鱣魚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鮪似鱣而小色青黒孔氏曰陸璣云鮪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磨薑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絡肉色味不如鱣也鍪音牟發發盛貌菼薍頃去聲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於見荅而君不親也○華谷嚴氏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荅之事但言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

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新安胡氏曰黃氏云綠衣詩言嬖妾之不當僭而僭碩人詩言夫人之宜見荅而不見荅○慶源輔氏曰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其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叶新齊反)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謨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謨悲反)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朱子曰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蚩蚩無

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孔氏曰幣者布帛之名貿

買也釋文曰交易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

華谷嚴氏曰在朝歌之東漢志陳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爲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丘

頓而成也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爲人所

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

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爲之約

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

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

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

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

何以異此可不戒哉慶源輔氏曰讀先生之說令人惕然知戒不敢有一毫自恕之意也

○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叶圭員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賦也垝毀垣墻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掛揲扐凡十八變而成卦○孔氏曰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故左傳曰一薰一蕕十

年尚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二者皆有繇詞繇音宙賄財

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慶源輔氏曰此章可見古人之尚卜筮然使其知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之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安成劉氏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務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曾謂有讒人之讀問而尚得無凶咎之言乎以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蓋使此氓而知勿用取行不順之戒此女而知不有躬无攸利之戒則必各求正應豈復至於相棄也哉則以爾之車來迎

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下同嗟鳩兮無食桑

葚音甚叶知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音骨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華谷嚴氏曰即莊子所謂鷽鳩也郭璞云似山鵲呼為鶻鵃音骨嘲本草曰鶻鵃尾短黃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興自興下泉則就以比辭起興蓋有兩例後凡言比而興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士猶可說而女

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鄭氏曰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掩婦人唯以貞信為節○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主言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專主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其辭意抑揚重於女而輕於男非謂男有可耽之理而無所妨玩詩文猶之一字意亦可見讀者當不失性情之正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貧反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莊反士貳其行下孟反叶户郎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

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孔氏曰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謂童容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値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慶源輔氏曰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雖云曲不在己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安成劉氏曰此婦首稱曰氓繼而曰子繼而曰爾又繼而謂之士繼而復曰爾又復曰士或鄙之或親之或貴之此所以爲怨婦之辭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豪反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

矣叶音燥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戰反隰則有泮音畔叶匹見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佃反信誓旦旦

叶得絹反不思其反叶孚絢反反是不思叶新齋反亦已焉哉
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孔氏曰但結其髮為兩角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為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耳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

至於此也此則興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興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例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襄公二十五年註曰思使終可成思其可復行也○慶源輔氏曰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皆悔恨之極也大凡人之處事須當思其反不然鮮有不陷於凶咎者欲心一縱則必不能思其反耳

氓六章章十句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肇有人倫以來未有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此氓詩之所由作也○慶源輔氏曰

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於衛之婦人其文辭序次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安成劉氏曰此詩及邶谷風皆棄婦所作故其辭意多同桑之黃隕即涇濁之色也食貧靡勞即方舟泳游之苦也至於暴矣即有洸有遺之意也偕老而使我怨即既生育而比予于毒也然則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於夫女之耽兮不可説也則其過昔在於已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塈昔之過在已故終於自悔昔者之不思其反此詩自悔之深固不得如谷風歸怨之深也塈音戲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去聲也廬陵羅氏曰竹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衰小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慶源輔氏曰豈不爾思者言固不能不思也遠莫致之者以義有不可故託以遠而不能致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叶滿彼反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新安胡氏曰以北為左南為右○思二水之

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慶源輔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安之之辭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淇水悠悠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悠悠流貌檜木名似柏毛氏曰檜柏葉松身○孔氏曰禹貢栝柏註柏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楫所以行舟也○與泉

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眉山蘇氏曰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歟記云鄭聲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歸而作詩其為衛音也宜

芄音丸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音淡○本草註曰幽州謂之雀瓢○爾雅名雚音黃支枝同董氏曰石經作枝說文同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

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叶古協反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為之著音斫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音開與開同體鄭氏曰沓冒也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為之用以彄音摳沓右手食指將去聲指無名指也儀禮大射小射正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鄭氏曰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慶源輔氏曰墻有茨傳謂宣公卒惠公幼而杜預又謂惠公即位時方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之惠公亦可但他無所見而詩文又不明言其所以故先生直斷以為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此闕疑之義若必為刺衛惠公則便至有依託鑿空之失矣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叶武方反之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

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東陽許氏曰以昭穆言○廬陵羅氏曰孫為王父尸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

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

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華谷嚴氏曰跂舉踵也脚跟不著地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

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華谷嚴氏曰箋謂宋襄公即位其母思之而作

河廣之詩孔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公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還之前矣時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文公俱未立也舊說誤矣孔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

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華谷嚴氏曰刀舠古字通用○慶源輔氏曰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爲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

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廬陵羅氏曰六人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慶源輔氏曰范氏為襄公慶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豐城朱氏曰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

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

伯兮朅[丘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為[于偽反]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慶源輔氏曰先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而後]

言方執殳而為王前驅則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為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
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
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
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
悅己容戰國策曰晉豫讓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慶源輔氏曰此其
真情也○東萊呂氏曰膏所以膏首面沐盖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
頭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新安胡氏曰內則女事父母舅姑五

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註潘淅米汁靧洗面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慶源輔氏曰冀其歸復不歸則其憂思爲尤甚

○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呼內反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本草

註曰一名鹿葱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生男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背北堂也孔氏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階賈氏云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安成劉氏曰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朱子曰北堂盖古之植花草之處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

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慶源輔氏曰范氏之說誠

足以詔萬世人君而知此義則知謹重於用兵矣至於所謂治世之詩則述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者又深得聖人錄詩之意○三山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獨於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不返也然采薇之役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盖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懟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華谷嚴氏曰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本草曰狐鼻尖尾大善為妖魅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

國亂民散喪其妃[配同]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疊山謝氏曰見鰥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者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計反]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叶攻呼反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呼報反也

比也木瓜楙音茂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本草曰木狀如柰花生於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楙○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别之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盧陵羅氏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衡牙者也○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但欲其長以爲好而

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舉里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說文曰玖玉黑色○孔氏曰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者是玖非全玉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慶源輔氏曰鄭衛之俗淫靡非獨習俗之弊盖亦風土所致張子發此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定宇陳氏曰此說大槩為淫詩言耳鄘柏舟定之方中淇奧等篇不在此限

詩傳大全卷之三